

鍾敬文



散文选集

荣获国家首届图书奖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百花散文书系·现代部分

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

钟敬文散文选集

蔡清富 编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钟敬文散文选集 / 钟敬文著; 蔡清富编. —2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散文丛书)
ISBN 7-5306-0366-3

I. 钟… II. ①钟…②蔡… III. 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66241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144 千字

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500 册

定价: 18.00 元



百花散文书系

现代部分

古往今来，有多少精美的散文象珍珠般在熠熠生辉！

《百花散文书系》不敢说已将它们串成珠联，但它们在这里总已不再是散珠而更便于阅读、欣赏了吧。

所选篇章侧重于抒情、叙事性散文；题材大至社会、人生，小至离情、花草；风格既有雄浑、酣畅，亦有委婉、含蓄；广采博取、兼容并包，《百花散文书系》不说是“聚珍”本，但所收作品总还不乏光彩可供借鉴吧。

百花散文书系包括《古代散文丛书》、《现代散文丛书》和《当代散文丛书》，都按不同作者选集分册出版。

封面题字/宁书纶
终审/董延梅
责任编辑/李 申
装帧设计/魏钧泉



再版助理/高艳华

编辑例言

一、本套《现代散文丛书》是《百花散文书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选收一九一七至一九四九年间散文家的名篇佳作，按人专集分册。

二、入选的作者均是这一时期的散文名家，所选作品尽可能照顾到作者散文创作的发展脉络。

三、每集作品前均冠以万字以上的评论性序言，简单介绍作者生平，并结合本书所选散文，分析评介其艺术特色及创作发展的道路和影响。

四、所选作品，尽量注明原书发表的出处和时间；对于个别难理解的地方亦加以必要的注释。

序 言

蔡清富

钟敬文是“五四”以来的优秀散文作家。他从事散文创作 60 余年，写下了许多精美的小品。郁达夫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 散文集一》，阿英编的《现代十六家小品》，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现代散文选》（第 3 卷）等，都选有他的散文名篇。钟先生是我的老师，我大学毕业后又在他身边工作多年。令人遗憾的是，过去我并未系统读过他的散文著作。最近，百花文艺出版社约我编一本《钟敬文散文选集》，承钟先生支持，将他手头的全部散文作品拿出供我阅读，我

有幸通览了他的几乎所有散文作品。读后，我后悔自己读之太晚。钟敬文的散文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洁净高雅，别具一格，很值得大家学习与研究。

一 咏物之作

钟敬文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出版的三本散文集，收入了不少咏物抒情小品。如《荔枝小品》中的《荔枝》、《再谈荔枝》、《水仙花》、《啖槟榔的风俗》；《西湖漫拾》中的《莼菜》、《残荷》；《湖上散记》中的《莲花》、《茶》、《多识草木》、《虫豸》等，共有十几篇。钟敬文所咏之物，多是水果、花草、虫鸟之类。当时作者方二十多岁，他对草木虫鱼这么感兴趣，是不是玩物丧志呢？否！他是在咏物言志。

借物表乡情。钟敬文所咏之物多为植物，有很大的地方特色。荔枝、槟榔、水仙花等，多为广东、福建等亚热带地方所生长。谈到这些物品的出产地，作者常有一种热爱故土自豪感。他说：“吾粤有著名的荔枝湾，其地荔枝夹岸，白莲

满塘，相传是南汉时候的昌华旧苑。每当夏季，荔枝繁结，避暑游人，云簇于此。”（《荔枝》）“中国境内，最著名的佳种的荔枝，谁都要晓得是我们广东增城的‘挂绿荔枝’吧。”（《再谈荔枝》）作者笔下的小晶丸，有如一颗挚爱故乡的赤诚之心。钟敬文在《啖槟榔的风俗》中写道：“槟榔，为热带的产物，在中华国土之内，怕只有我们岭表的南端地方如琼崖之处有了它罢。”即使在杭州写到吃莼菜，他也抑制不住对故乡野菜向往之情：“因在此吃莼菜，颇联想起故乡中的一二种野菜。我的故乡，是在南海之滨的一个僻县里，虽然是块略濒于波浪之国的地方，但田园的风调，却未曾全失去。许多普通的植物，如薯、麻、瓜、豆之类，在那里也一样生长着。”故乡的植物是人们思念故乡的载体。因此，人对故土植物的热爱，也就是对故乡的热爱。钟敬文的咏物小品，巧妙地把物品的地方性与自己对家乡的热恋统一起来了。

借物谈民俗。钟敬文是一位民俗学专家，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初期，他先后在广州、杭州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这种关注的中心与浓厚的兴趣，很自然地会影响到他的创作。写到荔

枝中的名品“挂绿荔枝”，他就给你来个美妙的传说，解释它的果皮上为什么会有一条“绿丝线儿”；谈到“啖槟榔的风俗”，他即引出一些俗谚、谜语、歌谣、故事，加以说明，并能考证出许多啖槟榔“留传下来的文化遗形物”；说到中国人的饮茶，他又能妙趣横生地讲一番“比较民俗学”，说出东方人饮茶与西方人喝咖啡所表现出的不同生活情调；讲到萤火虫，他就道出一段佳娘为追求赵匡胤而以身化萤火的哀艳传说。且看作者笔下的“挂绿荔枝”佳话吧：“说到‘挂绿荔枝’，我倒要记起在那里关于它的一个美妙的传说——是一个广州人告诉过我的。地上荔枝，何止千千万万，为什么这株荔枝所结成的果实，皮上独有一条绿丝线儿呢？……不知多少年代以前，何仙姑坐在这株荔枝树下做女红。恰巧这时天上要凑起‘八仙’来。她闻得群仙在云端呼叫的声音，忙得要赶回天官去，把一根绿丝线挂搭在这树上，所以后来所结的果实，皮上便永远有一根绿色线纹了。”“挂绿荔枝”可谓荔枝之王，它又有如此美丽动人的传说，怎不令人神往？钟敬文咏物小品中的浓重民俗风味，不仅使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

识，而且妙趣横生，强化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借物吐心声。荔枝是广东的名产，它外有印着龟纹的红色果皮，内有雪白的嫩肉和香醇的甘浆，使人闻之而垂涎三尺。特别是广东增城的“挂绿荔枝”，更为名贵。但这种名果并不是人人都能得而食之的。钟敬文写道：“在这样一切享受的获得，又都以金钱、势力为标准的现社会里，所以只有那极少数的军官、名宦和奢侈的公子、巨商，能够得尝一尝它的奇香异味。我们寒酸的小子不要说，就是那些书馆的编辑先生，和讲堂上的大学教授，一牵涉到它的名字，便要谈得津津有味，其实，他们也何尝一度亲尝过它的滋味呢？”（《再谈荔枝》）这不是假谈荔枝之名而对不合理的社会提出抗议吗？作者在谈水仙花时说到他的大哥。他的大哥本是有丰富的艺术天才禀赋的，但社会的压迫，使他的才力“千万中不能发展其一二”，怎不令人为之“戚然”（《水仙花》）？

自然季候的变更，使树叶变黄了，荷花变残了；社会风云的变幻，使钟敬文的心灵受到创伤。客观对象与创作主体的这个契合点，使作者获得了创作灵感。《黄叶小谈》、《莼菜》、《残荷》诸

篇，似乎正是这种心境的产物。1928年正月，钟敬文在《黄叶小谈》里说：“一月来，我的心情的凄惶、纷乱，是有生以来所不曾经验过的。劫后余生，欲去不能，欲住不得。这种难挨的情味，惟有过来人能够领悟。……现在，不但这浮浪的身，未易插翼飞回故乡，就是去得，在那毒烟流弹之下，幽秀的山光，美丽的黄叶都摧毁焚烧以尽了！哦！时间的黑潮呵！你将永恒不会带回我那已逝的清福了么？”同年10月，他在《莼菜》中又说：“最近二三年来，故乡陷于兵戈扰攘之中，不要说田野的麻、豆，会给无情的炮火烧炙死，恐连种植它的农夫们，也多半已死亡或流播失所了。我也知道这是大时代中不容易闪躲的现象；并且年来一切如重涛迭浪似的悲戚，已把我锐利而脆弱的神经，刺激得麻痹破碎了。”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27年上海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广州的“四·一五”大屠杀，导致了北伐大革命的失败。作者说的“毒烟流弹”、“兵戈扰攘”、“时代的黑潮”等，主要就是指的国民党反动派叛变革命的行为及对革命群众的血腥镇压。在这种政治的高压气氛下，作者感到心情“凄惶、纷乱”，神经

被刺激到“麻痹破碎了”。作者孤冷、清寒的情绪与零落衰飒的黄叶十分合拍，他的《黄叶小谈》恰好道出了这种物我合一的幽微心境。“我竟会这样地动起感情来了，为了区的黄叶，黄叶的回忆！算了，我愿意过去了的永成为过去！无力的我，只合对当前和未来的一切，去低吟那赏味之歌——虽然这也怕只一句近于‘祝福’的空话。”这些话从表面看，似乎有些消沉，实则不然，它包含着作者的满腹牢骚。秋后败落的荷花，来夏可以复苏；作者受伤的芳魂，也在“等候青春重来的消息”（《残荷》）。请听他的“招魂之歌”吧：“归来，魂兮归来！/从那黑暗的幽都里/归来，飘飘地归来！/暂时里，休憩在清冷的水底/等候着，呀，等候青春重来的消息！”知识分子是社会中的一个比较敏感的社会阶层，时代风云的变幻，在他们身上总会或强或弱地留下印记。“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的分化，曾使鲁迅感到“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1927年的反革命政变，也令钟敬文产生了近似的体验。作家的这种感受是用本人的心血换来的，又经过潜心思考、反复酝酿，故抒写此种思想感情的文学作品，颇耐人寻味。

文学作品从写作到发挥作用，总脱离不开三方面的因素：创作主体、描写客体、接受对象。一个高明的作家，总能妥善地处理好三者的关系。钟敬文在《啖槟榔的风俗》末尾写道：“哦，说到这里，我的舌本，顿时好象香馥馥起来了。”作者用自己的味觉，拉近了本人与描写客体之间的距离，使他与槟榔更加贴近。钟敬文笔下的群虫合奏颇有情趣：“每天一到幽暗的暮色来临之时，篱笆下，丛草里，一齐吹奏起来了，蛩蛩唧唧，吟吟唢唢，如叩繁弦，如吹急管，如品哀丝，如奏豪竹。空际的月光，庭前的树影，远处的烟霭，都好象跟了它们的节奏一同颤动着。这境界，真是美妙地饶于诗情了。”（《虫豸》）作者通过自己的听觉、视觉、触觉，写出了夜晚群虫合鸣的情境。这情境不是旁观的客观描述，而是有主体情感的介入。我们读到这样的描述，不仅有身临其境之感，而且得到了艺术享受。作者为了消除接受对象与描写对象之间的隔离感，也不时在调整自己的焦距。如他在叙述岭南的饮食趣事之后写道：“好了，不抄了，别使馋吻的朋友听得垂涎吧。”读到此处，不管是否品尝过岭南风味食品的人，大概

都会口生津液的吧。

二 游记之作

在钟敬文的全部散文创作中，游记作品占有重要地位。从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撰写过约20多篇游记作品。从创作发展角度看，似可分为三个阶段：1925年6月——1928年9月，广州时期；1928年10月——1930年2月，杭州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时期。

二十年代中、后期，作者未到杭州以前，写过《游山》（收入《荔枝小品》）、《羊城风景片题记》（6则）、《海行日述》（10则）等游记。《游山》从司马迁周游名山大川、谢灵运探奇走险，说到自己观赏山岩的兴致与情趣。“山从远看多清致，路为重经易感情。”作者观山的这个距离说，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当时的美学意向。《羊城风景片题记》，是作者绘制的6帧广州“风景片”，包括《五层楼》、《小港桥》、《松冈》、《荔枝湾》、《红花冈》、《广雅书院石桥》。作者对这些游览胜地十分熟悉与热爱，信笔写来，美不胜收。“这样的

境地，于扰攘的都市，正如冰淇淋之于炎夏，可说是需要极了。”出于调剂精神生活的需要，作者怀着冲淡平静的心情为“羊城风景”摄影。读者从这些“风景片”，既能享受天然山水之乐，又能体味艺术传神之妙”。《海行日述》是作者在从广州至上海的路途上写给情人的书信，记叙他旅途的所见所感及对所爱之人的思念。作者至杭前所写的这些游记，初步显示了他对自然美景的爱恋及写作游记的才能，但思想尚欠深刻，笔头也尚未放开。

二、三十年代之交，钟敬文在杭州期间撰写了大量的游记。他以西湖为中心，写下了《西湖的雪景》、《钱塘江的夜潮》、《从西湖谈到珠江南岸》、《重阳节游灵隐》、《游龙井》、《到烟霞洞去》、《九溪十八洞》、《阻雨》、《雨迅》、《泛月》等作品；并从杭州辐射开来，随着旅行的足迹，又写出了《金陵游记》、《重游苏州》、《太湖游记》、《一个意外的电报》（莫干山记游）等旅游之作。寄居杭州期间，是钟敬文游记创作的高峰，不仅数量多，且质量高，为中国现代游记文学留下了几篇闻名遐迩的佳制。

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苏州、南京、太湖、莫干山等地，堪称中国的游览胜地。年轻的钟敬文有缘目睹其秀丽的面容，可谓三生有幸。他挥动生花妙笔，描摹了这些地方的风景物事，使不能与他共观赏的朋友，能够通过他的作品得以欣赏这些风景名胜地的姿容。“湖中的水，那样温柔，又那样澄碧。环湖的山峰，娟媚如天寒倚翠竹的美人，没有一点粗鲁恶俗的姿态。最可爱的尤其是湖滨路和两堤的杨柳，碧条翠缕，髻髻下垂，倒影池中，如名家淡墨画稿，看了令人神移。若逢良夜，朗月当空，银光轻舒水上，象冰绡薄笼，幽逸的情态，不给她陶醉了的人是很少的。”没有见过西湖秀色的人，读此不已领会其“幽秀”之美了吗？其他如《西湖的雪景》、《钱塘江的夜潮》等，读之莫不有身临其境之感！钟敬文笔下的莫干山晨光，也使人百读不厌：“山里的晨光，是这样彻心的爽利呢！这时太阳已升得高高了。最远处的山岭，都拥着雪白的云絮，衬着上部的青空，非常地鲜艳。邻近许多山谷，有的笼着山气，象尚在梦中；有的清醒着在欢迎阳光，象带着少女新浴后的媚态。空中都充满着一